

漢書門	
四七二	類
三六	函
四	架
六九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四七二
函	三六
架	四
冊	六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712
冊數	69 (55)
函號	362 69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Kodak, 2007 TM: Kodak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七疏目錄

漢

賈誼 一篇

王公仲 一篇

王子陽 一篇

劉更生 二篇

匡稚圭 三篇

薛顛君 一篇

谷子雲 三篇

杜子夏 一篇

翼少君 一篇

唐

虞伯施 一篇

馬賓王 一篇

褚登善 一篇

柳伉 一篇

李大亮 一篇

宋

趙則平 一篇

田表聖 一篇

錢希白 一篇

謝泌 一篇

范希文 一篇

司馬君實 二篇

韓稚圭 二篇

富彥國 一篇

文寬夫 一篇

包希仁 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七疏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七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疏類

漢

請封建子弟疏

賈誼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裁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

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
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
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
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
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
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
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
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二
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淮陽梁
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
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
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
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

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旣今陛下力制天下
顧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旣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
亂宿旣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
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
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薦公孫光等疏

王公仲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與故繼
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
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
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
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
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
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

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黜吏知而犯敞收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貧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御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以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眾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

詔書二千石不為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逮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貴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賢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鰲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言得失疏

王子陽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主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

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澆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歐一世之民竊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躋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爭女夫誑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

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比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不以儉古者工不造瑀琢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

論甘延壽等疏

劉更生

郅支單于因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檻城郭

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陷康居屠五重城奪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焯焯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久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社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

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社之報反屈捐命之功又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塵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或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

功

論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

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
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
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
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
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
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
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
葬濟陰立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
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
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櫬里子葬於武庫皆無立壠
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
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
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

古墓而不墳曰立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知識也爲
尺墳遇雨而崩弟子脩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
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通齊而反其子死
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
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
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
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
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
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
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
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
襄五王皆大作立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
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

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

北山

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立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園後

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從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惜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立隴說愚夫之日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

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
主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
大臣之議以息眾庶

論治性正家疏

匡稚圭

名衡東海人郎中博士給事中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
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
發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
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
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
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復子愛海內
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
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
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

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
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率脩
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
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可
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
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
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
奇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
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
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
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
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
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

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以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於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予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上政治得失疏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閱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

奸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應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

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
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
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
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
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
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
而已今之僞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
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
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
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
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
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
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

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
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
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
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
東連年飢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
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
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
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
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
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
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
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
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

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強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

戒妃匹勸經學疏

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觀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

首王教之端也自上古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觀天子天子
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
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
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
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
言

論陰陽不和疏

薛顛君

名宣拜相封高陽侯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
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
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
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
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
過失譴訶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

流至眾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懼九族亡其親親之
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
通則陰陽否鬲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
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
時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
明王察焉上嘉納之

舉薛宣疏

谷子雲

名永終大司農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
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
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
於群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
其人則大職墮斲主功不興虛帝之明在茲一舉可不
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

執憲轂下不吐剛不如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眾職脩理茲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切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臯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以越職陳宣行能惟陛下留神考察

上救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并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

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切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爭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

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請加鄭寬中葬禮疏

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雋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為後法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用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閑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為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以章尊師傅褒賢顯功之德

訟馮奉世疏

杜子夏

名欽議郎

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

下有司議

上徙都成周疏

翼少君

名奉晉翼侯之後并為中郎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羨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切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教倉地方百里

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已亡為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置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

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唐

畋獵疏

虞伯施

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恒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摧斑碎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剪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檄斯蓋重慎防微為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細微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畢所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畎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群下則貽範百主永光萬代也

陳時政疏

馬賓王

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周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爾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

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多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切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代之基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且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

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復可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工書囊以爲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綦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王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臣聞昧旦不顯後世猶怠作法於理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閒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

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
身之有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
滅隋帝大業之初又笑周齊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
猶煬帝之視周齊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
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戒也往者貞觀之初率
土霜儉一匹絹纔得粟一斗而天下怡然百姓知陛下
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
稔一匹絹得十餘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
有怨言又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
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
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市積布帛王世充據
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
無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是國
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彊斂之竟
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
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
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
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
聖躬肝食晏寢而已若以陛下之聖明誠欲勵精為政
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平高昌疏

褚登善

臣聞古者拓后臨朝明王創業必先華夏而後夷狄廣
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始皇遠塞
中國分離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
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
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每歲遣千餘人而遠事

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方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爲國生事高昌塗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今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雷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爲立可汗吐渾遺萌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服而存之宜擇高昌可立者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後代也

請誅程元振疏

柳伉

臣出身事君忝備近密夙有志願銘之在心若遭艱危必死王事當今日之際是臣死之秋將死之言庶裨萬一特乞陛下少垂聽覽則甘就鼎鑊且天生四夷皆習戰鬪輕走易北獨有大戎數萬之師犯關度隴歷秦渭牧邠涇曾不血刃直至城闕館穀尚有三載縣地數踰千里謀臣不爲陛下陳一言武士不爲陛下効一戰各携卒伍剽劫閭閻汙辱宮闈燒焚陵寢者何故此將帥之心叛陛下也自朝義東滅回紇北歸陛下以爲智力所能神明所贊委權近貴失意元勳日引月長浸成大禍陛下侍臣載路多士盈庭竟無一人折檻牽裾犯顏回慮至使北捐汾浦西失秦川者何故此公卿之心叛陛下也陛下出城之日鑿駕未動京師百姓劫奪府庫城外百姓更相殺戮者何故此三輔之心叛陛下也自

九月二十八日聞有警急十月一日下詔徵兵至今凡
四十日矣天下兵一人不至何故此四海之心叛陛下
也近自京輔遠至海隅文武百僚志皆離叛雖有朝恩
戮力陝郡堅城陛下獨能長守社稷乎今臣所言四者
皆叛陛下以為虛邪實邪若以為實陛下以今日之事
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陛下豈得高枕而卧不決大計
臣聞良醫之療病也必審觀病源當病投藥若不當病
療之無益陛下知今日之病何因至此臣實知之請言
其故何者天下之心皆恨陛下不練士卒疎遠賢良委
任宦官離間將相以至於此陛下必欲救今日之急存
宗廟社稷即請斬元振之首懸示天下盡出內使配隸
諸州以朝恩勲勞留在左右仍以神策兵馬回付漢官
使朝臣百僚每日坐議左右使令盡用文武然後天下

明詔削去尊號引過歸己深自克責誓與百僚將以率
德勵行後宮嬪妃且移別院與宰相而下晝夜論政下
詔云若天下勲臣知予自新許予改過即召募將士來
赴朝廷若以為舊惡未悛修身有闕則帝主大器敢妨
聖賢聽天下所往也陛下若納臣此言行臣所請一月
之內天下兵馬若不雲集闕下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
下伏乞陛下讀臣此表一二十遍親與朝廷商量事若
可行則自處置不用露臣此表臣今日上表即知萬死
但願行之死無所恨陛下若違臣所請更無長策社稷
重事伏惟陛下審圖之

招慰拓拔疏

李大亮

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
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

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
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自陛下君臨區宇深
根固本人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
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
鎮禦藩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突
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畝若即
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
臣而不納是以周室愛民攘狄竟延七百之齡秦王輕
戰事胡故四十載而絕滅漢文養兵靜守天下安豐孝
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雖悔輪臺追已不及至于隋室
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
竟損無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
吾雖已臣附遠在藩磧民非夏人地多涉鹵其自豎立

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為
藩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
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
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
一領曾長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
賦供積惡之凶虜其眾益多非中國之利也

宋

雍熙三年請班師疏

趙則平

名普中書令封真定郡王

伏觀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
晦朔荐更已及初夏尚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
鬪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伏况
陛下英謀電斷洪化神馳自前懷徠閩浙混一諸夏大
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康濟蠶茲獫鬻誠非我敵蓋以

本無禮義復處窮荒遷徙烏舉難得而制自古聖王置之度外恣其隨逐水草實以禽獸畜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竊慮邪諂之輩蒙蔽睿聰致興不急之師頗涉無名之舉臣嘗披載籍頗識前言竊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餘一賜觀覽其失不遠雖悔何追臣竊念大發驍雄往殲兇醜百餘萬之生聚飛輓而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茲所謂以明珠而彈雀因鼯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况得少之中既難為益失多之外復有他虞又聞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所繫甚大不可不思臣又聞上聖之人不凝滯於物事無固必理貴變通前書有兵戈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苟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

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困邊境早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帥老恐于此際或誤指蹤臣方冒寵以守藩獨獻言而阻眾蓋以暮景殘光所餘無幾酬恩報國正在此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翫寇臣復有萬全之策願達四聰之聽唯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惠綏疲羸使之富庶自然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土歸仁四夷慕化殊方異俗相率來庭蠢彼契丹獨將焉往又何必勞民動眾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為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為萬全臣又思之陛下非次興兵亦恐出于偏聽貪功之輩專務傾邪意為身謀豈思大計但欺君而是念實害政以自居事成則獲利于身未成則貽憂于國苟至于此為之奈何昨來緣取幽州未審誰畫其策虛實之效悉已彰明望推其人寘之刑典庶昭聖德

以厭群情俾姦偽之心于茲知懼忠良同德皆務竭誠
臣欲露肺肝先寒毛髮遲疑數日未敢措辭又念往哲
垂終尚聞屍諫微臣未死安敢面諛然知逆耳之言非
是安身之計其如位高祿厚才薄命輕將酬國士之心
豈比衆人之報投荒棄市甘俟于顯誅竊寵偷安不寧
于方寸惟期至聖曲照愚衷

論邊事疏

田表聖

名錫知制誥

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
生變易不定用捨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
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
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
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矜捕斬小勝
為功賈怨結仇乘秋致寇召戎起釁職此之由伏願申

飭將帥審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素獲蕃口撫而
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亭障之
地可積十年之儲前歲倣擾邊陲親迂革輅今茲張皇
聲勢頗動人心若獫狁來侵六龍夙駕戎羯既退萬乘
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所以五月兵不得分屯
農時人不得務斂勞頓斃耗可勝言乎軍國大端固當
慎始戎族未亂未煩強圖狄勢未衰何勞力取待其亂
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既心服而志歸則力
省而功倍自古貪利存食不獨匈奴邀功起戎亦自邊
將當鑑前軌以恢永圖昔漢安帝時東夷犯境連年不
息漢頗患之其主云亡其子繼立漢乃命使弔之東夷
感悅還漢生口一隅晏然至於南蠻亦嘗畔渙始由邊
吏增賦乘怨為寇光武時西戎犯邊班彪請置護羌校

尉通其貨之有無治其人之冤枉塞垣遂安誠願考古
道務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輒
發理在深謀臣又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
體求至理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為君有常道
為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
理也帝王之道忌萌欲心漢武帝躬秉武節遂登單于
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往伐遼東之國率義動之衆徇
無厭之求輸常賦之財奉不急之役是捨近謀遠也沙
漠窮荒得之無用夷狄遺種殺之更生是勞而無功也
位下秩卑敢言者少言而見聽則進而無疑言而不從
則退而懼罪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
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
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

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誅而赦則姦究之心或
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而利國可
賞而罰則有以害勸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僭踰
之幸能審利害則為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以天
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惟此聰明在
無壅塞盡去相蒙之弊乃協知幾之神臣又謂取捨不
可以有惑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
可以不精故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
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憂恢復帑伐之
名雖建洪業可否禍福之實宜留聖心願陛下精其思
慮決其取捨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為國大計不得
不然

請除非法之刑

錢希白

名易吳越廢王侗
之子翰林學士

臣竊聞聖人之爲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
上下無信是故刑之設也蓋國家不得已而用之約禮
從輕察罪肆赦聖人實有憫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期
于無刑爾非欲毒於民也凡有罪之獄則五辭五聽無
有疑屈然後擇其時而行之又痛其不可盡行乃施許
贖之典則君之省刑愛民斷可知矣堯之時誅四罪止
曰殛鯀于羽山竄三苗于三危放驩兜于崇山流共工
于幽州何獨不言殺鯀誅三苗戮驩兜斬共工于其處
然此四者皆殺戮滅絕之典也蓋堯之仁聖而四者雖
凶尚惡言殺是故國之慎者莫先乎刑刑之傷者無甚
于殺乃修其法式以節其用貴刑踰法法有所據不本
於法則刑黷刑黷則法無據法無據則國政暴國政暴
則臣不敢言臣不敢言則一人專善惡之心以獨理天

下獨理不及則幾于亂矣秦任商鞅仁智不行而厚
於法天欲喪秦而始皇復酷於民棄三代之法恣一時
之威行肉刑族誅之制爲秦民者皆冤之殘害父母之
體令受苦痛一人有過而九族遭戮漢祖旣入關蕭何
以文無害居宰相故約秦之法爲三章文帝有德詔除
肉刑此蓋秦漢是非明在簡策夫古之肉刑者劓掾黥
刑之類然此刑者非死刑也以其身命尚存今受是刑
後伐尚以虛而絕之死刑者有二焉大斬小絞絞者以
首領猶全故分二等百代奉之以爲常法有司承式罔
敢增變竊見近代已來非法之刑異不可測不知建於
何朝本於何法律文不載無以證之亦累代法吏不敢
言而行之至于今日或行劫殺人白日奪物背軍逃越
與造惡逆者或時有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皆反

解纜割斷截手足坐釘立釘懸背烙筋及諸雜受刑者
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之聲未
息置之闌闐以圖示衆四方之外長吏殘暴更加增造
取心活剝所不忍言十五年前杭州妖僧爲變數歲前
蜀部兩迴作亂事敗之後多用此刑亦恐仁聖之朝不
能除之則未爲訛法今蓋以已死之刑復加纜截斷割
此即古之五虐之刑不酷於今矣凡罪當死故重矣刑
止于殺則絞斬行焉復使先受苦痛纜截斷割然後就
刑然亦非欲躪於刑所貴誠於後人令無犯者臣淳化
中寄居壽春縣見巡檢使生釘一賊於集衆之際有盜
人物者此言嚴刑可誠乎若使嚴刑可誠則秦之天下
無一黔首爲盜賊矣漢文措刑亦亂國矣三代已來躪
民仁壽當先刑矣齊之以刑亦不當言民免而無恥矣

臣愚見以謂一人愛民民誠則懼雖未至而怨已深伏
惟陛下仁理天下德感中外事天地如父母愛赤子如
嬰孺憇僞悉蕩祥瑞疊現古帝王不能行之者皆行之
近伐未復古者悉復之臣恐近世非法之刑非陛下能
除之則後代相承益爲常行矣臣又竊見唐太宗以人
之五藏繫于背有罪者仍不令鞭背蓋慮傷其命故于
今稱善理天下能致社稷皆曰文皇放死罪四百令歸
畢農然後就法至期而無一人不到者此豈在嚴也且
近廣州僭稱帝號理廣以酷施于毒刑湯煎鋸解靡所
不至廣民冤之立於刀刃今之史傳貶以尚刑太祖神
德皇帝平之而絕其法廣之民于今歌頌鼓舞方保其
生死亦無怨今或非法之刑不除亦恐政闕况剖心剖
脛獨夫受行之已爲萬古所笑今以此爲刑臣恥之陛

下必亦恥之非臣盡心報政孰肯言於陛下非陛下大
聖仁慈孰能信臣而行之哉臣不勝深有所望乞以今
後明下詔書斷天下非法之刑止存絞斬則仁政王道
盡在此矣陛下從而行之則誅臣一身愚直之罪亦幸
矣

論宰執不許接客疏

謝必

伏覩明詔宰執樞密使不許接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
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踈而
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得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
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見群官何以悉
知外事若今都堂候見則群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
暇古人有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政在大夫祿去公
室國祚衰季強臣擅權當此之時乃可為慮今陛下

捷宇宙惣攬豪傑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臣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日之
謂也柰何疑執政為衰世之事乎昔孔光不言溫室中
樹顧雍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謝安石對客圍碁捷書至
而客不覺大臣當密慎如此雖妻子猶不得聞况它人
乎使非其人當斥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
設若杜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託之漸
豈無它徑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體
以報陛下之道也王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述上累聖
德蒙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聽用

議許懷德等差遣疏

范希文

臣竊見許懷德在延州為不進兵擊賊及軍民虛驚拋
棄隨軍糧草遂送永興勘劾該赦釋放授秦州部署近

又西賊侵邊破蕩却熟戶一千帳不能保護即合重行
朝典以其在邊無效降充永興部署郭承祐降知相州
為轉運使糾奏充北京都部署此二人一面責降一面
遷轉天下聞之是朝廷賞罰顛倒取笑四方何以激勸
勲臣何以鑑戒情將如王信狄青實有武勇堪任管軍
亦恐未有大功遷轉太速祖宗朝任用邊將賞賜至厚
使用度充足委信至重使生殺在已惟惜官職不令滿
志恐有懈惰不思立功實前王馭將之術也又朝廷曾
降詔所闕都虞候等更不循轉候有邊功除授今却不
因功勞衝改此詔而今後國家之命全無信矣惟用兵
命將之今尤要取信繫國安危與其它號令不同如須
合轉起亦候過郊禮使作該恩方可進爵願陛下再三
思之仍乞丁寧指揮兩府今後議論賞罰不可輕易須
保惟賞罰之柄駕陛下天下如賞罰頻失將何以保太平
之業臣切懼之願馭下裁擇

謹習疏

司馬君實

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亦子之啼
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
有至死莫能相為者無它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
有服古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衣冠於古
之世則戮於有司矣衣冠烏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
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為天下之事正應如此
一曰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憂疑而莫肯從矣昔

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越武靈
王變華俗效胡服而群下不悅後魏孝文帝變胡服效
華俗而群下亦不悅由此觀之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
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効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
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其風化已失
流俗已成則雖有辨智弗能諭也彊毅不能制也重賞
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
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之蒙曰君子以變上下定
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
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猶身之
使臂臂之運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
禮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
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暴蔑王室

者豈其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翼戴王
命以威懷諸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
之遺風餘俗未絕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陵上替
晉平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
將遂卑矣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
卑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
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敦
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
劉氏而卒復之亦眉雖群盜竊立宗室以從民望王郎
矯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為名而
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下莫能與之敵
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不敢為者畏天
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

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為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為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叛君不以為恥犯上不以為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於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以旄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眾庶習於聞見以為事理當然不為非禮不為非義是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酒食金帛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聞則銛鋒利刃狼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為賢敗者為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于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三四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亂生於無禮也於是神武聰明躬勤萬機征伐

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群臣攝服矣於是剪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為之佐以奪其殺生之柄擊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源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鎮貢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為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郡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序正而紀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名有階級以相臨統少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汎掃九州以陟禹之迹至于真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

銷鑠惡俗以至於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絕衆心咸安此
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者也臣
切見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心而小大之政多
謙讓而不決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
矣萬一有奸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
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
于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不由己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
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威福之柄一失於人而習以爲常則不可復收矣此明
主之所慎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總一
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
一路總二十二軍州向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唐始
置沿邊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太重故後世有

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言
慎其微也又將相大臣典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
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
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爲知州則
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轉
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豈以
名位之貴賤哉又自景祐已來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
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胥吏謹諱而
斥逐御史中丞輦官恃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
不窮奸澤加於舊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
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
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
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

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訾粟帛使之憤惋甘言諂笑靡所不至於是士卒翕然譽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既為之則此效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苟彼為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怨怒聚於吾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李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殺彝父子官為收捕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

志由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姦雄生心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為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為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群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曠然悅喜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蓋言無所臧否之為患失也經略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當廢之儻未能廢則軍事迫急不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於法或法重情輕或情重法輕可殺可徙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經略安撫使哉轉運使規畫號令行下諸州而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

勿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恃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有廢法違道以取悅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衆嚴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敦篤退浮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疏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鞠皆無事實欲乞元初巡察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切詳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

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為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廉其過失廣作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語言皆見倚擬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以為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廝役小人以為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囹圄橫羅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忌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今送元初巡察人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別有仇嫌或察訪鹵

莽各隨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未為定制庶可以塞欺罔之源絕侵冤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

請令皇子伴讀提舉左右人疏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祕閣校理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王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成心諭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為益也今陶等雖為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己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

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偽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偽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曰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位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讀道義發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伴讀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為非禮義之事者委伴讀官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

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
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誠天下之幸也
大理評事趙彥若孝友溫良謹潔正固博聞疆記難進
易退國子監直講李寔好學有文修身謹行秘閣校理
孟恂清純愷悌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
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宫屬臣推心盡忠不敢
存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譴謫

論西夏請和疏

韓維圭

臣聞趙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命官
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不改僭
號之請則不可許卑詞厚禮從元率之稱亦有大可防
者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已得便
宜又舊將漸去新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效約束將

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塞城寨或未
堅牢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
尚可憂虞然大軍持重奇兵夜擊宜無定川之負也如
俟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
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
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
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厚其官賞
各令安居籍爲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
軍鼓行山界不爲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
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
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後進
使彼復業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
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来

內附因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爲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衄黷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外臣僚不得輒言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統闢四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以爲晚耶契丹聞國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臣等早蒙聖獎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匱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於矢石之間蓋見西戎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爲中原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望於納和禦侮之間慎其處置爲聖朝長久之慮

答詔問北虜地界疏

臣晚年多病心力耗殫日欲再乞殘骸保此頽暮不意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思預防記及孤愚曲有詢逮敢不勉竭衰殘少塞聖問臣切以契丹稱疆北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祖宗朝屢常南牧極肆凶暴當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虜角哉終以愛惜生靈屈就和好凡疆場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慝爲誠以是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鬥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敵爲恤虜人素以久疆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主孱而侮佛豈無強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釁

端故屢遣橫使以爭理地界為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略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為邊鄙之患向聞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小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氈郎契丹壻也既恐闢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仰不可為塘泊之處向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然與於界首無不知者昔慶曆慢書所謂勅立隄防障塞要路無以異矣然此豈足恃以為固哉徒使契丹之疑也河朔

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然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自虜人辯理地界河朔緣邊與近襄州郡一倒差官檢計修築城壘開濶壕塹趙冀北京展貼之功役者尤眾敵樓戰棚之類悉加完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遂州兵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塚張盤前後非一又諸處勑都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作澶州等處勑為戰車此皆眾目所覩謀者易窺且虜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弊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雄州地控極邊亦設將屯其隨軍衣物有令兵士已辦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

以至預籍上戶車馬驟驢準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
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虜素為敵國設
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也今橫
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曠朝廷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
若優容而與之實虜情無厭浸淫不已誠如聖詔所諭
固不可與或因其不許虜遂持此以為已直縱未大舉
勢必漸擾諸邊卒隳盟好蓋事有因緣而至此者乃煩
明詔訪以待遇備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
策上助聖筭然臣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而不言
謂之隱臣昔曾言散青苗錢不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
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聞其有未協
人情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事繫國
家安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臣嘗竊計始

為陛下謀者必曰祖宗以來紀綱法度率多因循苟簡
非變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有富彊之術聚財積穀寓
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
樂以文太平故始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得之利復以
為本但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為免役之法自
上等以至下戶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來上戶輪
當衙前重難故其閒時有破敗者今上戶一歲出錢不
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役者歲歲出錢
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百端補救終非善法又役錢
之內每歲更納寬剩錢以備他用此所謂富國之術者
也且農民送納夏秋賦稅一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
校之刑今納青苗與役錢已是加賦有過限者亦依二
稅法科校則是一戶一歲之中常負六次科校民不勝

駭矣稍遇水旱則逋負官錢流移失業是已著見孰敢
言者又內外置市易務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
主以得利爲功錐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手加以
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
者坐以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督責以刻
爲明此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閒官吏惴惴然日
苟一日皆以脫罪爲幸夫農者國之根本也商者能爲
國致財者也官吏者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
於畎畝商者則嘆於道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恐坐
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捍四夷以興太平而斧使邦本
困搖衆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功者也此則爲
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知其所以
誤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德也又今好進之人不顧國家

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獻策以干陛下者必云
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
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薊之地一舉可復此未之思也
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緣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充
新選將官皆龕勇保甲新黜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于
堅城之下糧道不及虜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
可其將奈何此太宗朝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致
岐溝之敗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
弊開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
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無所豈有他意恐爲謀者之
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
地不可持此造端欲隳祖宗累世之好未敦信約兩絕
嫌疑望陛下將契丹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

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可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
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良使天下悅服邊備日修塞
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俟虜果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
威武恢復舊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陛
下功德赫然如日照耀無窮矣如其不服決欲背約則
今河北諸州深溝高壘足以自守虜人果來入寇所在
之兵可以伺便驅逐大師持重以全取勝自此彼來我
往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可前料即未知何時復遂休
息也至於清野之法則難盡事宜之際不可率一境之
民比戶將牛馬糶糧盡入城郭蓋至時或有往保山寨
者或有挈家渡河者或有留人看守庄舍者或有就近
入居城郭者當使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固不可按圖先
定必令人城郭而居雖有嚴令必不從也在祖宗朝屢

經北虜之擾鄉民避寇率亦如此願朝廷不須一一處
置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官已極品歸榮故鄉萬事無
不足者年將七十宿疾在身每思告老而去庶全始終
比緣聖問之及因敢一貢盡言非嫉善非求進用是只
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直言為獻臣實不忍負
累朝眷遇之恩猶覬狂瞽一悟聖心為宗社之盛福惟
陛下加察賜以不疑非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

論辨邪正疏

富彥國

名彌河南人左
僕射諡文忠

臣伏蒙聖造擢冠宰司雖步履尚艱稍稽入覲屢得寬
告跽跼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當今切務欲伸報塞而
事頗紛綜固非筆墨可盡今且以一事最大者仰塵天
聽伏惟聖慈更賜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體君者元
首也執政者股肱心膂也諫官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

內外群有司者筋肌支節血脉也體若具備方能成人
爲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無闕方能成國爲國者正如
爲人之體也人之體一脉不和則爲疾矣君之國一官
不和則爲害矣體之不和爲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
之不和爲害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者輔贊萬機爲國
大臣日至君前議論天下之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
喜怒繫乎人情之舒慘邪正繫乎朝廷之盛衰是執政
者天下之所觀望群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不和則群
有司安得而和哉群有司不和則萬務安得而治哉萬
務不治則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既受弊則國家衰亂
隨之此萬萬必然之理也是故爲國者欲求治且安非
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人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
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乃朝

廷教令之所出而天下治亂之所繫也安得不和也尚
書臯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周武王曰紂有億兆夷人
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康王曰三后協心
同底于道夫三后皆當時聖賢此足見聖賢若不和亦
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執政者和則類無猜嫌所議皆
合事必極其理盡其善然後行下人固悅服而稟從之
承流宣化風動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則豈有不治而
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今國家享祚於數百
年者矣昔西漢陳平爲右相周勃爲左相勃既誅諸呂
平以勃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對文帝決獄治粟事
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爲右相也唐太宗召
宰相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復謂喬善嘉謀而
太宗卒用喬策茲四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爲任安

肯互相推薦為國遠慮如是之切而不自爭勝邪此乃
臣前所謂執政者和則致時昇平使國家享祚數百年
之明効也若執政者不和則議事之間動有疑貳或忿
爭於官府或辨列於君前咸蓄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
論假使彊自牽合終成乖戾互相厭苦陰肆傾擠門下
賓朋助為搖撼彼此窺伺是非紛拏貪逞私憾之讎何
卹公家之事既行於下人不悅服而不肯稟從淪胥展
轉遂至天下受其弊則豈有不衰而亂者乎其甚者至
有賈禍召亂為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憲宗相裴
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
宗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既而悞用李逢吉為相逢
吉大姦邪嫉度功業令門下朋黨號八關十六子者興
造謗訕百般中傷以至撰作謠讖謂度有天分憲宗既

惑度遂罷去尋致河朔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僖
宗用鄭畋盧攜為相爭黃巢邀請節旄事携以畋語至
切遂拂袂投硯而起喧於都下然眾議畋語為是携議
為非時又用宰相王鐸為都統出討黃巢携大不悅益
固執不與巢節旄只授以率府率其意欲激黃巢之怒
使鐸功不成以快已志殊不以天下安危為慮而僖宗
不明終用携議巢果大怒擁眾百萬自嶺表橫行天下
是時大亂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兩京陷沒僖宗
幸蜀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久之巢雖漸敗而朱温
自巢軍投來終移唐祚自號大梁茲二相者營私徇己
用心不公擠陷忠良敗壞時政或翦弱王室或覆亡宗
社為臣至此隕族何償此臣前謂賈禍召亂為國大患
而不救者之明効也以此足見執政者和與不和實繫乎

天下治亂之本存亡之機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疾可以喪其生也至於諫官御史侍從論思及內外群有司者亦不可謂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苟有不和則如人耳目筋肌支節血脉之疾安得為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舉其內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厯禮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昔賢又以烹調鼎鼐更張琴瑟操執轡馭合煉藥石設於方以為諭者或大或細未有不以和為主也為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審其所擇也夫內外大小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止由乎君子小人並處其位也蓋君子小人方圓不相入曲直不相投貪廉進退不相侔動靜語默不相應如此而望議論協和

政令平允安可得耶安可幸而致邪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時自泰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時自否矣若使君子小人並位而處其時之否泰必無兩立之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則小人必勝君子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萬一小人不勝則陰相交結互為朋蔽駕虛鼓扇白黑雜糅千岐萬轍眩惑主聽必得其勝然後肯已也小人既勝則益復肆毒於良善梟心虺志無所不為所以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止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致也小人但能亂不能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則易更九聖必不於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為否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分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

不威則不懲夫小人者聖賢無不鄙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憂心悄悄愠於群小此皆聖賢鄙惡小人之甚者也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此謂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災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為既與君子相反戾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安能得其協和哉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明君明后者無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捨之方為明矣至於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車者後車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鑑也仲尼刪書於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傳說戒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稟上聖之

資嗣累朝之業續服未久勤勞已至更望考前世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機凡於選求力辨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之所怒者未可遽棄之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毀者未必為惡人所譽者未必為善仲尼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者是也孟子尤於進退善惡之說至詳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捨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踈踰戚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國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亦不可以謂之出於眾議而不可不從之也孟子尚以謂未可信而進退之猶復躬自察焉

直俟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姦人朋比毀正譽邪也亦所以防偏見者以丹素甘辛而好惡之差也蓋恐用捨或爽則所損多也實慎之至也苟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然亦鮮矣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得如孟子之辭盡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說及在廷諸人之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者須詢於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誤陛下也若詢及姦險浮薄不正之人則向所謂愛憎毀譽偏見者皆有焉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淆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之也茲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為至難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尼獨取堯舜比之如天尚以知人安民為難况自堯而後者哉由是而語陛下可

不慎之慎之又慎之大抵有天下者得人則治而安不得人則亂而危至甚則又遂繫乎存亡也臣前所援據特一二而已但且欲證臣狂瞽非臆說焉其有在方策者比比皆是不可殫引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望慎之慎之又慎之也臣昨蒙陛下召從僻左之外起於衰病之中祇是念其舊人授以國柄辭不獲免夙夜驚惶若非傍假眾賢共成大政則臣虛薄老朽立見敗事况夫四海至廣萬機至煩更藉天下之才以濟天下之務所以不避煩瀆之罪願陛下持古鑑今選賢與能者乃犬馬之至誠也惟聖情開納則非臣之幸乃宗廟之慶生靈之福也臣死罪死罪

請繼上奏封細陳事理疏

文寬夫

臣讀唐史見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因事進諫諫語甚切

直憲宗不悅謂宰相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極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大小而必言者蓋酬陛下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之言憲宗曰卿言是也由是言多聽納臣以居易被憲宗拔擢纔為學士能盡忠極諫以報恩遇而况臣非才寒進孤立無黨獨蒙陛下誤聽特力拔擢位至宰相犬馬之誠堅於報主然自待罪兩府已逾二年略無謀猷上裨神聖雖則日奉天顏常親黼座所奏覆者率多冗細事務常程文書徒煩睿聽無益治體以此為宰相職業真所謂素餐尸祿齷齪小謹而已豈陳平所謂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外鎮撫四夷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之義乎房喬杜如晦唐之賢相太宗猶常責之曰公為宰相當須開耳目

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堪撫衆者任其邊事有經明德脩立性明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古今試達政術者任以治人此乃宰相之裨益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斯言之責誠為至當臣每侍丹展累聞德音常以求賢致治為切務推誠納諫為至德臣愚不能上副聖意而陛下至仁未忍以大義責臣而臣獨不內媿於心乎臣復自念性本朴忠言多蹇拙幸得進對咫尺天威凡所敷陳或未詳盡臣嘗觀唐宰相趙憬奏章欲上疏論事其略曰稽顙丹陛仰對宸嚴蹇訥易窮遽數難辨理詳則塵瀆頗甚言略則利害不分竊聞正觀開元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書所冀獲盡情理時德宗嘉納之今臣之愚猶憬之志此後有面陳口奏頃刻之間或蹇訥

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周即欲繼上奏對細陳理道上
裨睿聖訪納之勤下盡微臣區區之蘊固不敢妄陳偏
見亦不乞留中不出惟冀聖慈特賜詳擇

論宋庠疏

包希仁

名拯為御史中丞拜樞密

臣等今日中書傳諭奉聖旨宣示宋庠自辯及求退等
事臣等蒙陛下擢任處之諫垣惟采取天下公議別白
賢不肖數聞于上冀陛下倚任常得其人以熙大政不
使貪冒非才者得計膠固其位害敗于事迺臣等之職
分亦陛下所責任者也固不敢緣私詆欺變黑為白惑
亂陛下耳目動搖大臣爵位以取奇譽巧資身計斯亦
臣等所自信陛下所明照者也臣等昨於二月二十三
日具劄子論列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
少效補報而但陰拱持祿竊位素餐安處洋洋以為得

策且復求解之際陛下降詔未及斷章庠乃從容遂止
其請足見其固位無恥之甚也今乃自辯謂臣等議論
暗合已意臣等亦謂庠本意暗合天下之議論也斯不
近於欺乎陛下所深察矣且云無過則又不然臣等竊
以前代治世至于祖宗之朝罷免執政大臣莫不以其
謨明無效取群議而行也何則執政大臣與國同體不
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非如群有
司小官之類必有犯狀挂于刑書乃為過也唐憲宗朝
權德輿為宰相不能有所發明時人譏之終以循默而
罷復守本官憲宗聰明仁愛之主也德輿文學德行之
人也當時罷免只緣循默不必指暇未致罪名而然也
至於祖宗朝罷免范質宋琪李昉張齊賢亦只以不稱
職均勞逸為辭矣未嘗明過也近歲方乃捃拾細故託

論宋庠疏 包希仁 名拯為御史中丞拜樞密

以爲名揚于外庭斯乃不識大體之臣上惑聖聽有此
舉措非所以責大臣之義也宋庠無細過臣等不言
之者蓋爲陛下惜此事臣等所陳惟陛下聖度詳處
若以爲是則乞依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儻以臣等爲謗
讞時宰敢肆狂妄亦乞治正其罪重行降黜臣等無任
激切俟命之至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七

